

沂水县党史资料汇编

第二辑



中共沂水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沂水县党史资料汇编

第 二 辑

中共沂水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编 辑 说 明

在有关革命前辈的热情支持下，《沂水县党史资料汇编》第二辑现在付印了。本辑共收录抗战时期战斗在沂水县的老同志的回忆录四十四篇。其中，除有几篇全面涉及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沂水县党组织及广大群众的活动情况外，大多数则是侧重于反映抗战前期活动情况的资料。在内容编排方面，大致以抗战开始后，各地党组织开始抗日救亡活动为重点，划分了一下单元，意在能够反映出当时全县各地党组织是如何在抗日救亡活动中发展起来的。

本辑所收的回忆文章，有些是本人亲笔撰写的；而大多数则是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同志，根据访问记录整理的，凡此，都经本人审阅，作了修改补充。但是由于事过四十余年，现在回忆起来，难免出现一些不尽一致之处。对于这些问题，在编辑过程中，凡是能够订正的，都作了订正；一时不能订正的则暂作存疑，以待知情者指教。

本辑编辑工作，是由张茂萱、李永亮两同志负责进行的。但由于受到编辑水平的限制，错误一定很多，衷心地请有关革命前辈及其他知情者给以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六年三月

目 录

沂水县八年抗战回忆录·····	李贯一 (1)
我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	刘邑周 (32)
峪子惨案·····	沂水县委党史征委会 (38)
我在沂水县抗日游击第一中队和	
抗协的经历·····	刘寿年 (41)
抗战时期沂水县保安大队第一中队的	
建立及其发展情况·····	牛兰荪 (46)
“七·七”事变前后沂水县	
党的抗日救亡活动片断·····	邱也民 (53)
再访邱也民同志记录·····	(58)
我和李鍾盈在沙沟拉抗日武装的经过·····	李鍾杰 (61)
张洪林同志谈话记录·····	(65)
邵德孚自传 (节录) ·····	(69)
抗战初期我在沂水县一段工作经历·····	刘建中 (72)
沂水县抗战时期一些情况的回忆·····	王翰卿 (78)
抗战初期沂水县党组织活动情况·····	李道德 (95)
在抗日战争年代里·····	李德民 (108)
抗日战争初期孔家庄和二区党的活动情况	
片断回忆·····	孔益千 (116)
沂水二区抗日情况零星回忆·····	李纯德 (125)

参加六大队以后·····	李怀德 (129)
沂水县独立营的建立及其斗争经过·····	段子珍 (135)
我在抗战期间经历的几件事·····	李树超 (140)
抗战时期我在沂水、沂北一段 工作的回忆·····	武 杰 (144)
抗战开始张庄及三区党的活动情况 片断回忆·····	张绍武 (152)
沂水第三独立营的建立和我在崖庄一带 从事情报工作的回忆·····	王金福 (157)
一九三九年在沂水县二区区委传达《大扫荡中的 共产党员》情况的回忆·····	刘 开 (162)
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第六大队的创建 ·····	沂水县委党史征委会 (167)
抗战初期我与邵德孚的接触和参加抗日 的一些情况·····	张升祥 (177)
抗战时期我在沂水四区 工作的一段经历·····	张学伟 (184)
抗战初期我在沂水县工作的片断回忆·····	刘建民 (192)
抗战初期的沂水四区党组织活动情况·····	张 勇 (197)
抗战时期我在沂水县工作的一段经历·····	李焕章 (202)
访李凤平同志记录·····	(209)
抗日记事三则·····	张献崑 (214)
我当政治交通员的一段经历·····	魏兆兴 (218)

回忆李松同志…………… 韩子宴 (221)

抗战时期我在沂水四区一段

工作的回忆…………… 张之松 (223)

抗战时期我在沂水一段工作的

片断回忆…………… 李子仁 (227)

抗战期间沂水三区党组织活动情况回忆…………… 翟作标 (235)

抗战时期沂水青年工作片断回忆…………… 杨琳 (246)

抗战时期沂水青年工作回忆…………… 吕放 (251)

沂水县青年工作片断回忆…………… 张兆美 (256)

抗战时期沂水县青年工作片断回忆…………… 刘春生 (262)

抗战前后沂水县姚店子一带党组织活动

情况片断回忆…………… 黄如冈 (265)

抗战期间沂水党组织活动情况片断…………… 刘露泉 (276)

抗战时期我在沂水县一段工作的回忆…………… 黄子中 (279)

参加抗日片断回忆…………… 刘翔鸥 (286)

抗战初期沂水南乡建立抗日武装情况

片断回忆…………… 朱寿年 (288)

我对抗战时期的一段回忆…………… 尹平符 (293)

沂水县临时参议会的建立…………… 沂水县委党史征委会 (296)

沂水县八年抗战回忆录

李 贯 一*

一、我与邵德孚是怎样认识的

邵德孚是沂水县在我党处于白色恐怖时期的一个很有名望的共产党员。我与他的认识，对我进步思想的形成和早期参加革命是有着一定影响的。因此在我年仅十几岁还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就受过进步思想的影响。我有个本家的侄子，名叫李泮溪的，在上海大学求学，记得他在一九二五年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奉系军阀张宗昌统治山东时，被捕牺牲了。在他牺牲以前，每逢假期回家时，就与我有些接触，向我灌输些进步思想。由于我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受过进步思想的影响，因此在学生时代就愿意接近那些思想进步和主持正义的人。所以当时我不仅同邵德孚同志相熟，就是王敬斋、张希周、徐相南、张敬诺、朱寿年以及郝瑞庭、祝兰生等进步青年我都和他们熟悉。这些人不管后来变得如何，但在我与他们结交以前，据了解他们都是共产党员。

我和邵德孚的认识，大约在一九二六年间。这时我刚进县立中学读书，邵就在这所中学的院内附设的小学里当教

* 李贯一，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沂水县长，解放后任徐州市副市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现已离休。

员，因为从一个大门出入，经常见面，从而就认识了他。在与他相识以后，就不断接触，进而成为交往密切的好友。这时因我接触的人进步青年多，特别是与邵的交往密切，就引起了坏人的注意。在我们学校的东侧有个讲演所，里边的负责人是董允伍。他向旧政府秘密告发，旧县府就派人到学校调查我的情况。当时代理校长王兼三私下告诉我，要我暂时躲一躲，于是我就和一个要好的同学刘祥五跑到农村去了。不久国民革命军北伐到达临沂，这时我们就组织一部分进步青年到南司马村欢迎北伐军。这时邵德孚、徐相南、张希周，还有蒙阴县坦埠镇的公锦福同志也来到这里。不料因蒋介石叛变，临沂的北伐军未到沂城就又撤回去了。但军阀张宗昌的军队和政府官僚们都已逃跑了，因而他们就无暇过问我们的事了。不久换来了蒋介石的部队和政府，这时县设有国民党县党部。共产党的同志都转入地下活动。邵德孚到县立瑞麟小学任校长，我即重回学校，领到张毕业证书，投考到山东省立济南师范求学去了。济南师范是当时革命空气比较浓厚的学校，如刘开俊（即潘复生）、于一川等当时都是我的同学。在学校期间，有几个同班、同室很要好的同学，其中有王路宾、王奇峰、杜宝为等。他们因有共产党嫌疑，在一个晚上，突然被捕了。是年冬假，我和同学王左青等都没有回家，为其找门路，进行营救。最后幸得校长鞠思敏求情释放。鞠是一个进步的老知识分子，也是当时很有名望的老教育家，因此他说话还有作用。

师范是吃官饭的。毕业后，我被学校介绍到沂水县教育局任教育委员。这时邵仍在瑞麟小学任校长，我们就又在沂

城见面了，关系仍如往昔。

记得一九三三年间，元宵节的前后，教育局局长郑耀庭在一天的夜晚八、九点钟突然被杀害了。这时我和邵德孚同志及其他一些人都集中在教育局看如何处理这一暗杀事件。当时议论纷纷，乱加怀疑，我与邵不同意他们这种作法，不能无根据的乱加怀疑。当时王洪宾（即王光华）、刘邑周等都是他们怀疑的对象。不几天将刘邑周逮捕起来，理由是因为他有手枪。刘在押半月多，因查无实据，就释放了。这个悬案不了了之。

是年，邵德孚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在狱中关押四、五年之久，表现一直是很好的。“西安事变”后，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秋，我党提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七·七”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已基本形成。国民党迫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压力，准备释放政治犯。邵德孚同志就在这种情况下，从山东第四监狱解到沂水监狱，我们才又重新获得见面机会。

二、沂水抗日游击第一中队的成长壮大

“七·七”事变后不久，邵德孚同志从山东第四监狱解到沂水，他通过于松泉告诉我他被解回沂水来了。我即通过熟人的关系，到监狱去看他。当时国民党口头上声称释放政治犯，但实际上还是缺乏诚意的。因此，我去看邵德孚的时候，狱方限制很严，不能细谈，只谈了些几年来各自的情况。不久我又去看他，谈了些抗战形势，以及怎样拉武装等问题。当时我正任一区乡农学校校长，掌握一部分武装，而

且武器较好，弹药较充足，回来后我即以这些武装为基础，拉起了抗日游击队，取名为“沂水县抗日游击第一中队”。人数有百人以上，我任队长，刘邑周、牛兰荪、王起升、于松泉等人任排长。这是抗战开始，在沂水县内，第一支以抗日名义出现的武装。它是在我党的直接影响和指导下诞生的，所以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一九三八年初，台儿庄战役后，敌人从沂城撤退，全县无敌踪。这时抗日军遍地蜂起，仅沂水县就有二十八个中队。真是队长林立，司令如毛，到处要枪要粮，搞得民不聊生。一九三九年夏，敌人重占沂水城后，这些所谓抗日军，逃跑的逃跑，投敌的投敌，溃散的溃散。曾几何时，这些赫赫一时的人物，都不复存在了。唯独抗日游击第一中队，屹立于沂水境内，在战斗中成长、壮大，由一个中队发展到一个团的兵力，改编为沂蒙支队，后整编为一支一团，成为沂蒙山区一支抗战主力部队。

这支武装一开始之所以用国民党县政府的名义，因为处于当时的环境和形势下，不以旧的名义作掩护，对武装的发展是很不利的。当时的天下还是国民党的，特别是在三七年间，他还有一个完整的政府存在，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县的枪支弹药、吃的、用的都还在他的掌握之下，不这样做很可能在萌芽时期就被他吃掉，同时也不利于巩固我们的内部。这时除我个人与党接触外，我队还没有一个党员。直到三八年春，我参加了党后，又发展了武子服同志入党，这时才只有我们两个党员，所以当时内部党的力量是相当薄弱的，很大程度上是以抗日热情和利用旧的人事关系来维持的。不这

样做就更不利于争取那些只愿抗战而害怕革命的人们。所以这个武装在未改编为沂蒙支队以前，一直是以旧的名义出现。其目的就是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和环境，有利于发展和壮大这支武装力量。这样做的结果，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我把这支队伍拉起来不久，又去探望尚未获释的邵德孚。邵对我说：“我现已来到了沂水县，你能不能想法把我保出去。”遵照邵的嘱托，我就去找县长孙桐峰及其秘书范静斋。我对他们说：“邵身体很不好，是不是叫他出来治病，养一养，如果出什么问题，由我负责。”他们同意了我的意见。大约于当年八、九月间邵出狱，但当时并没有说是正式释放，而是治病。

邵出狱时，听说敌人已经占领了蒙阴县城，并有继续东来的可能。我带队伍去防杜敌人，住在沂城西五十里地的黑坊村。有一天，邵去找我，他说：“我准备到泰安去。”（听说当时山东省委在泰安，他可能去接关系）我就给他筹措了路费。他去泰安不几天就回来了。回来后，有些坏人造谣，对孙桐峰说，邵哪里是治病，而是到处活动。有一天范静斋找我去，很气愤地追问我。我说：“治病就是治病，这个不假，你不要听信谣传。”就这样把事情挡过去了。接着敌机轰炸沂城，人心惶惶，孙桐峰他们自顾不暇，也就无人过问了。邵德孚同志从此也就完全自由了。

我队在黑坊村驻一二日后，听说敌人确有从蒙阴打通泰石路，进占沂水城的意图，我即带队开到摩天岭牛家坪花峪铺子一带，进行防杜。中午时间，果有一辆汽车，满载敌军，从西缓缓而来，进至夏蔚以东。我部即予敌人以阻击。

这时，我一怕部队成分中青年学生多，还有部分地富子弟，他们虽有抗日热情，但缺乏战斗经验，坚持下去害怕吃亏。二怕初战受挫，影响将来发展。因此，战斗展开时间不长，即进行转移。这次在居高临下的有利形势下，没能予敌人以杀伤，使其将花峪铺子烧掉，安然转回，真乃一大憾事。

另方面必须看到，当时在沂水境内的武装能够敢于面向敌人开枪的还是第一个。当时在国民党中的“亡国论”、“恐敌病”是相当严重的，说什么鬼子板垣师团怎么“厉害”，射击怎样百发百中，接触就有伤亡……说得神乎其神。在这种情况下，一支刚刚发展起来的新生武装，能够敢于进行截击，向敌人打响了第一枪，这没有一定的抗战决心和勇气，是不可能的。

此外，敌人占领蒙阴后，既有通过泰石路来侵占沂水县的企图，那么他对泰石路是否易于打通，是不太清楚的，所以这次他们沿泰石路西来，是带有试探性的。经我队中途予以截击，他探明不是可以长驱直入的，从而放弃了这一意图。直到三九年前，泰石路上无敌踪。当然这有各方面的原因，但与我队这次的截击也是不无影响的。

不几天我即由摩天岭率队归来，向县长孙桐峰提出补充枪支弹药的要求。孙桐峰迫于群众压力，在枪支弹药方面，不得不给了一定的补充，为我队继续发展取得了更有利的条件。这期间，邵德孚经常找我说怎样拉武装的问题，对我有了更进一步的启发。

一九三八年初，日本侵略军在穆陵关和国民党庞炳勋部交战，庞部败退，敌人沿青沂路南进至三山官庄一带。我侦悉

后，即带队前去阻击。战斗刚开始，敌人派摩托部队绕道武家洼一带，从我队背后包剿而来，我不得已而北撤。敌人稍有损伤，我队则安全转移。这时敌人侦悉是我带队去截击的，当夜即派兵包围我村（即七里堡子村，距城里七里），声言捉拿李贯一。当时群众被打死数人，我家被焚烧抢掠一空。从此为我村闯下了大祸，敌人不断去我村搞突然袭击，闹得村里一夕数惊，鸡犬不宁。这是敌人企图用各种压力动摇我抗战意志的诡计，但这种诡计只能动摇那些意志薄弱的人。

在敌人还未到沂城以前，孙桐峰未放一枪望风而逃。国民党庞炳勋部败走后，敌人很快占据沂水城，驻有二十天左右，台儿庄战役后即撤走。这时我部驻在沂城西蒋庄一带，侦悉敌人有撤走的动向，当晚即整队开往沂水城，准备追击敌人。及至到达沂水城时，敌人已经撤走。我们当晚即进驻沂水城，立即封锁了各处要道和巷口，进行搜索。这时全城已无敌踪，却发现敌人在歇场子一带丢下的炮弹、大米和一部分军用毯。大米和军毯次日就散发给了群众，炮弹因无条件携带，就丢在原地了。

这时在南门外广场上，发现敌人撤走前，大肆屠杀，将抓来的很多无辜群众，有的是被机枪扫射的，有的是被狼狗咬死的，尸横遍地，惨不忍睹。次日下午，我们为了避免敌机轰炸，撤到城西杨家庄子，龙家圈一带。驻十数日后，县长孙桐峰迫于群众舆论的压力，不得不转回沂城。这时孙桐峰已发现我有倾向共产党、八路军的动向，感到我是不可靠的，专从远地调来三、八中队对我进行督视，处处限制我队的活动。这时我仍住在杨家庄子、龙家圈一带 与其对峙；

并发动群众，大造舆论，说孙是逃跑投降主义，不能领导人民抗战。这时我本想乘机将他干掉，但经党的领导考虑，一怕暴露目标，二怕影响统战，因而没有那样做。在这种情况下，孙看形势不妙，夜晚带第三第八中队偷偷逃窜，直奔泰安旧省府去了。

孙走之后，我与邵德孚同志商量，趁此机会，将我们的武装加以整训，借以吸收新的成分，增加骨干力量，提高战斗能力。邵同意了。我把部队拉到沂城西北诸坞村一个大庙上，进行整训。这时我们根据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当此国家危亡之秋，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不分穷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凡是不愿作亡国奴，而愿抗战救国的，都可前来参加抗日。在这一号召下，四方抗战志士，特别是一些青年学生，自带枪支和食宿用具前来参加者，络绎不绝，很快扩大到二三百人。在集训中，邵给讲毛主席《论持久战》，教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当时吃的是粗煎饼，睡的是地铺，生活十分困难，但从未有人叫苦和发过怨言，而士气极为旺盛。在教育的基础上，我们对全体队员们提出了要求，即说明抗战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每人都要有不怕牺牲，不怕艰苦，不怕脱离家乡，抗战到底的思想准备，请大家考虑能不能办到。办不到的不要勉强；要走可以把武器留下，回自己的家乡，就地参加抗战活动。在这一要求下，绝大多数是坚决的，只有个别动机不纯的队员离了队。这次集训，时间虽然不长，但确是扩大了武装，增强了战斗力，对以后的发展和壮大，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是年春，国民党六十九军石友三部开进了沂水境。国民

党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带海军陆战队（沈兼国民党海军司令）也进驻了沂水。这些人拥有重兵和武器，不去前线抗战，却龟缩在山里。这时石友三的司令部设在新泰、龙廷、石门一带。沂水县长孙桐峰逃走后，石友三委派其部属刘达人来沂水任县长。刘达人来沂水赴任时，带来一个民运指导处驻沂办事处。在该处的人员中有的是我党地下党员，现在尚能记忆的有张健、周洪恩等。

这时，山东抗日总动员委员会也到达沂水。各方面上层人物，如李澄之、范铭枢、刘民生、杨希文等都来到沂水城里。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与这些人不断接触。这时在城内开过一次抗战动员会，山东省委统战部负责人赵笃生同志代表我党和八路军讲了话。他讲的内容是分析了当前抗战形势，针对群众的思想要求，打中了国民党投降派“亡国论”的要害，阐明了抗战必胜的道理。他讲的不仅内容好，而且声音宏亮，富有鼓动性，在这样一个成千上万的群众大会上，人人无不点头称赞。会后群众奔走相告，说讲得真好，共产党八路军里头真有人才！这次的动员轰动一时，为共产党、八路军在沂水留下了极为良好的影响。

此时，八路军四支队六大队发展起来。当时困难较大，枪支不足，我就从我队调去了三十人，三十支枪。李怀德等就是这时去六大队的。

是年五月，邵德孚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六大队政委杨坤和李仲林都同我谈了话。我入党后曾经和刘达人带来的县政治处的周洪恩同志一起过了一段小组生活。当时党内还不能发生横的关系，因此我只知县委负责人是刘建中，

邵德孚也是县委成员之一。

刘达人到沂水不久，即与以张里元（国民党第三专员公署专员）为后台的沂水抗日游击中队队长牛衍埏序发生矛盾。牛衍埏序被刘部围困在诸坞圩内，全部被歼，大小头头十多人被枪决。张里元闻讯远道赶来也未得救。这场斗争是一场狗咬狗的斗争。

六、七月间，刘达人着手整理地方武装。如前所述，当时沂水境内有二十八个游击中队，其中有进步的，有反动的，也有徘徊歧途的，都有各自的后台和动机。刘达人想把这些武装调集到城里集训，建立一个自卫军司令部，企图把这些武装全部控制在自己手里，为进一步扩大武装作准备。不料事与愿违，有许多队没有参加。最后包括我队在内，只召集了十多个队。这时我利用集训的机会，借助当时还能起作用的老人关系，为发展我党武装争取力量。第五中队的负责人刘邑周，第七中队负责人张文富，第九中队负责人刘希鸾，这些人思想比较进步，抗战比较坚决，而且过去都与我很要好，我就通过不断接触向他们进行思想教育，把他们都争取过来。这时我把第一、第五、第七中队改编为特务大队，我任特务大队长。把第一中队交给牛兰荪任队长；同时把第九中队有意识，有计划地编入旧县府的警备大队（这是旧县府唯一可靠的力量）掺沙子。这样一来，就把刘达人的全部计划打乱了，使刘达人原想把所有武装集中起来，建立一个自卫军司令部，统一在他的领导之下的企图化为泡影。

十月间，石友三部调防黄河北，刘达人随军而去。这时国民党第三专员公署张里元派孔庆铭任沂水县县长。孔到任

不久，还是先抓武装。他把全部地方武装又改编为沂水县县大队，自兼大队长，范桐山任大队副。为了便于掌握和发展我们的武装，争取有个合法职称，我任政治部主任。

总之，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抗日武装大有发展。在七区的沙沟一带，李锺盈拉起了一个中队。这时我们活动范围也比较大了。泰石路以南，铜井以北，即上下常庄、四角泉、南墙峪、碌碡岔、李家坪、姜家坪、风凉坪、崔家峪等村以及泰石路以北的二区、三区都是我们经常活动的地方。

一九三九年夏，敌人重占沂水城。敌人重占沂水城后，县长孔庆铭又是望风而逃，星夜逃到西山里去了。从此，我和旧县政府分开，各干各的。我带第一、第五、第七、第九中队单独活动。范桐山率其基本队伍（警备队）随孔去了。九中队向外拉时因计划不周，队长刘希鸾几乎被范抓住，拉出的人数也不多。刘拉出来之后，和我一起活动。这时我们已有五个中队，人数和武器近一个团的兵力。

将旧政府甩掉之后，我本想将旧县政府孔庆铭部吃掉。因为这时候我们的力量已占绝对优势，吃掉是不难的。山东分局统战部负责人郭子化不同意，原因还是怕影响统战。这时孔庆铭看势头不好，不辞而去。张里元又派刘瘦岑任沂水县县长。此人更为反动，一到任就到处抓人，遇到我们小股武装就缴械。当时于松泉带的一部武装就是被他们缴械的。

敌人占了沂水城后接着进行“扫荡”。刘瘦岑在敌人“扫荡”一开始就早已逃之夭夭了。这时我住在姜家坪，马脖子一带，把拉出来的五个中队改编成两个营，刘邑周任一营长，牛兰荪任二营营长。还有一个警卫连，张射东任连长。